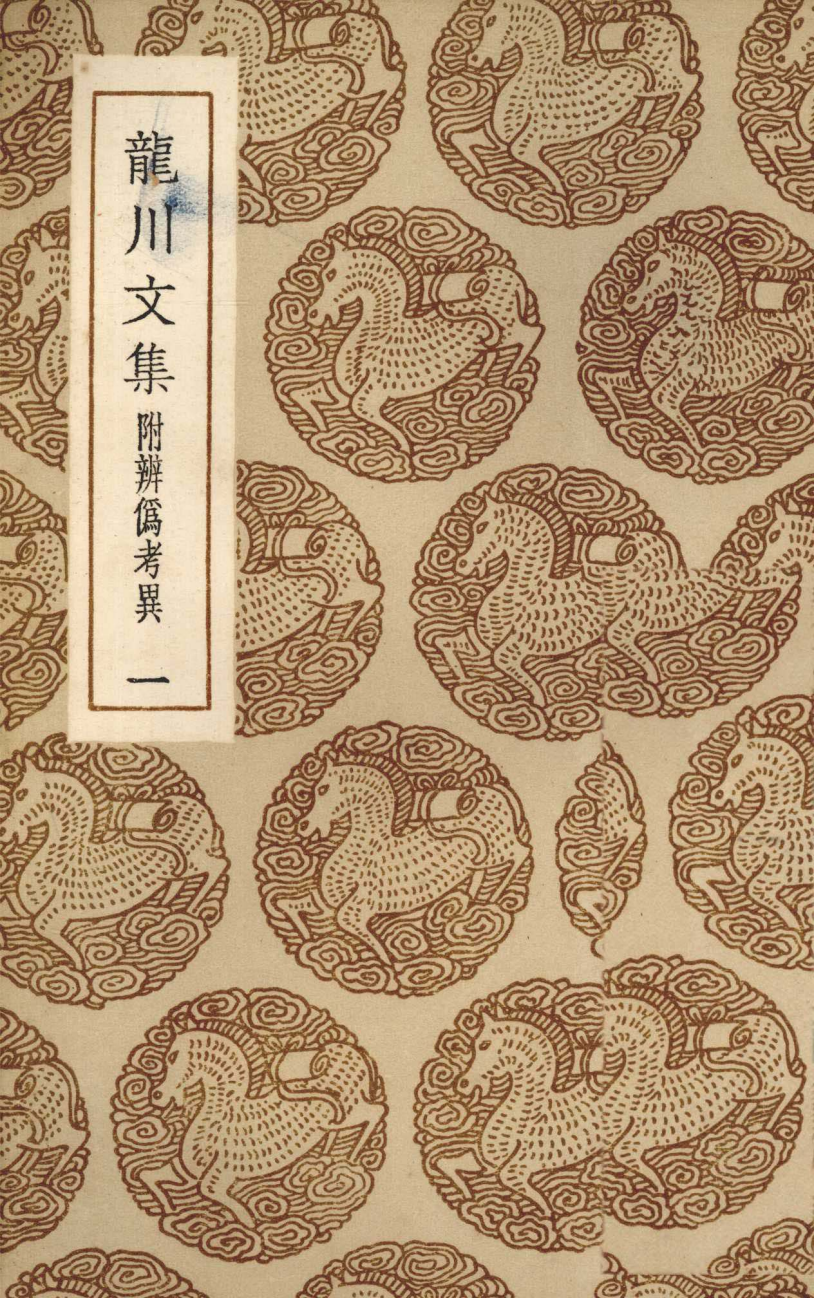


龍川文集
附辨僞考異
一





龍川文集

附辨僞考異

(一)

陳亮撰

龍川文集序

同甫文字行於世者。酌古論。陳子課業。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。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。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。驚異累日。以爲絕出。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。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。何其盛也。然而詆訕交起。竟用空言羅織成罪。再入大理獄幾死。又何酷也。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。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。嗚呼悲夫。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。天乎。予知其無罪也。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。世之好惡。未有不以情者。彼於同甫何獨異哉。雖然。同甫爲德不爲怨。自厚而薄責人。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。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。上下二千餘年。考其合散。發其祕藏。見聖賢之精微。常流行於事物。儒者失其指。故不足以開物成務。其說皆今人所未講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。而不能奪也。呂公伯恭退居金華。同甫間往視之。極論至夜分。呂公歎曰。未可以世爲不能用。虎帥以聽。誰敢犯子。同甫亦頗慰意焉。予最鄙且鈍。同甫微言。十不能解一二。猶以爲可教者。病眊十年。耗忘盡矣。今其遺文。大抵斑斑具焉。覽者詳之而已。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。龍泉葉適序。

重刊龍川文集序

龍川文集三十卷。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。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。皆嘗校刊行於世。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鈔本。然不多覲也。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。憶自髫齡就外傳。心獨嗜陳氏文。時時誦習。竊嚮慕之。自咸豐辛酉。粵賊徧躡江。浙諸郡縣。曩時藏書。焚如棄如。所至板本亦燬失。龍川集遂無存者。其後嘗游於皖。復自皖之鄂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。又寓書湘。蜀間求之。訖無有。同治丁卯。余司鄂中書局。延監利王子壽。比部總校讎事。一日。比部出一編授余。余觀之。則龍川集也。大喜不自勝。以近歲窮力蒐訪。不可見者。而一旦乃得之乎。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。今秋比部回里。又檢寄一編。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。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。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。洞仙歌。虞美人詞三首。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。所稱龍川集詞一卷。未窺全豹。茲合鄒陳二編。互相讎校。其間時有訛誤。謹就所知者。另纂辨訛考異二卷。刊正之。其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既乃付之梓人。以廣其傳。凡五閱月。藏事爰爲志。其顛末如此。若其文之崇論宏議。體用賅備。固已如日月並行。江河不廢。前人具道之。無俟余之贅言也。

同治戊辰八月。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。

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

立言居三不朽之一。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。獨其言在。言真不朽者哉。迺惠施之書。五車而不足多。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。必其本之德行。而能見諸事功。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。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。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。故其言有根本。卒能動人主之聽。使至今讀之者。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。而可試之於實用。而無疑。世間如此等書。是真可爲不朽者矣。龍湖老人於龍川集。摘而丹鉛之。雖自謂點睛手。取其一鱗一爪。亦足以鼓動雲霧。然而潛見惕亢之妙。運於毫端者。非備觀之。猶未易以盡其變。今故梓其全集。任有目者縱覽焉。不求文序。尊王言也。雖異代傑臣。不可以履加首。不用評點。洗時格也。且通人別愛。自能以磁吸鍼。所不全者飾。而所全者真。真物無價。不可擇也。譬之靈木久存。其根幹枝葉。都無朽法。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。雖然。羣龍之見。仍未嘗以首示人。其言具在其妙不傳。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。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。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。今之立言者。其有所師矣。

崇禎癸酉冬仲。錢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築。

龍川先生像



自贊

其服甚野。其貌亦古。倚天而號。提劍而舞。惟稟性之至愚。故與人而多憚。歎朱紫之未服。憐丹青而描取。遠觀之一似陳亮。近眎之一似同甫。未論似與不似。且說當今之世。孰是人中之龍。文中之虎。

宋史本傳

陳亮字同甫。婺州永康人。生而目光有芒。爲人才氣超邁。喜談兵。議論風生。下筆數千言立就。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。著酌古論。郡守周葵得之。相與論難。奇之。曰。他日國士也。請爲上客。及葵爲執政。朝士白事。必指令揖亮。因得交。一時豪俊。盡其議論。因授以中庸。大學。曰。讀此可精性命之說。遂受而盡心焉。隆興初。與金人約和。天下忻然。幸得蘇息。獨亮持不可。婺州方以解頭薦。因上中興五論。奏入。不報。已而退脩于家。學者多歸之。益力學。著書者十年。先是亮嘗環視錢塘。喟然歎曰。城可灌耳。蓋以地下於西湖也。至是當淳熙五年。孝宗卽位。蓋十七年矣。亮更名同。詣闕上書。曰。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。天命所鍾也。人心所會也。衣冠禮樂所萃也。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。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。雖天命人心。猶有所係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。天地之正氣。鬱遏而久不得聘。必將有所發泄。而天命人心。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。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。三代之所無也。二聖北狩之痛。漢唐之所未有也。方南渡之初。君臣上下。痛心疾首。誓不與之俱生。卒能以奔敗之餘。而勝百戰之敵。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。忠臣義士。斥死南方。而天下之氣憤矣。三十年之餘。雖西北流寓。皆抱孫長息於東南。而君父之大讎。一切不復關念。自非海陵送死淮南。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。況望其憤故國之恥。而相率以發一矢哉。丙午。丁未之變。距今尙以爲遠。而海陵之禍。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。獨陛下奮不自顧。志於殄滅。而天下之人。安然如無。

事時方口議腹非。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。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。隱忍以至于今。又十有七年矣。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。舉一世皆安之。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。則人道遂爲禽獸。皇皇奔走義。不能以一朝安。然卒於無所遇。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。猶能以懼亂臣賊子。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。此豈人道所可安乎。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。當導陛下以有爲。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。南師之不出。於今幾年矣。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。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。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。必將有承之者矣。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。祖宗積累之深。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。皇天無親。惟德是輔。民心無常。惟惠之懷。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。春秋之末。齊晉秦楚皆衰。吳越起於小邦。遂伯諸侯。黃池之會。孔子所甚痛也。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。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。今金源之植根旣久。不可以一舉而遂滅。國家之大勢未張。不可以一朝而大舉。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。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。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。而爲安庸兩售之地。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。自和好之成。十有餘年。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。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。今日之擊毬射鵬者。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。府庫充滿。無非財也。介冑鮮明。無非兵也。使兵端一開。則其跡敗矣。何者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。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。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。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。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。庸愚齷齪之人。皆得以守格令。行文書。以奉陛下之使令。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。徒使度外之士。擯棄而不得騁。日月蹉跎。而老將至矣。臣故曰。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。而爲安庸兩售之地也。東晉百年之間。南北未

嘗通和也。故其臣東西馳騁。多可用之才。今和好一不通。朝野之論。常如敵兵之在境。惟恐其不得和也。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。昔者金人草居野處。往來無常。能使人不知所備。而兵無日不可出也。今也城郭宮室。政教號令。一切不異於中國。點兵聚糧。文移往返。動涉數月。一方有警。三邊騷動。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。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。乃國家之福。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。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。晉楚之戰於郟也。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。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。禍至之無日。戒懼之不可以怠。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。紂之百克而卒無後。晉楚之弭兵於宋也。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。聖人以興亂人以廢。廢興存亡。昏明之術。皆兵之繇也。而求去之。是以誣道蔽諸侯也。夫人心之不可惰。兵威之不可廢。故雖成康太平。猶有所謂四征不庭。張皇六師者。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。況南北角立之時。而廢兵以惰人心。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。而置中國於度外。徒以便妄庸之人。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。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。貶損乘輿。卻御正殿。痛自克責。誓必復讎。以勵羣臣。以振天下之氣。以動中原之心。雖未出兵。而人心不敢惰矣。東西馳騁。而人才出矣。盈虛相補。而兵食見矣。狂妄之辭。不攻而自息。懦弱之夫。不卻而自退縮矣。當有度外之士起。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。是雲合響應之勢。而非可安坐而致也。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。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。論天下形勢之消長。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。惟陛下幸聽之。唐自肅代以後。上失其柄。藩鎮自相雄長。擅其土地人民。用其甲兵財賦。官爵惟其所命。而人才亦各

盡心於其所事。卒以成君弱臣強。正統數易之禍。藝祖皇帝一興。而四方次第平定。藩鎮拱手以趨約束。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。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。財歸於漕司。而兵各歸於郡。朝廷以一紙下郡國。如臂之使指。無有畱難。自筦庫微職。必命於朝廷。而天下之勢一矣。故京師嘗宿重兵。以爲固。而郡國亦各有禁軍。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。兵皆天子之兵。財皆天子之財。官皆天子之官。民皆天子之民。紀綱總攝。法令明備。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。士以尺度而取。官以資格而進。不求度外之奇才。不慕絕世之雋功。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。以禮義廉恥。嬰士大夫之心。以仁義公恕。厚斯民之生。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。而二百年太平之基。從此而立。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。與中國抗衡。儼然爲南北兩朝。而頭目手足。渾然無別。微澶淵一戰。則中國之勢浸微。根本雖厚。而不可立矣。故慶歷增幣之事。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。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。蓋契丹征令。是主上之操也。天子供貢。是臣下之禮也。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。其積有漸也。立國之初。其勢固必至此。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。寬郡縣而重守令。於文法之內。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。於格律之外。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。皆所以助立國之勢。而爲不虞之備也。慶歷諸臣。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。而其大要。則使羣臣爭進其說。更法易令。而廟堂輕矣。嚴按察之權。邀功生事。而郡縣又輕矣。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。又從而朘削之。雖微章得象。陳執中以排沮其事。亦安得而不自沮哉。獨其破去舊例。以不次用人。而勸農桑。務寬大。爲有合於因革之宜。而其大要已非矣。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。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。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。首合

聖意。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。盡歸於朝廷。別行教閱。以爲彊也。括郡縣之利。盡入於朝廷。別行封樁。以爲富也。青苗之政。惟恐富民之不困也。均輸之法。惟恐商賈之不折也。罪無大小。動輒興獄。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。西北兩邊。至使內臣經畫。而豪傑恥於爲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。銳然南征北伐。卒乖聖意。而天下之勢。實未嘗振也。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。正患文爲之太密。事權之太分。郡縣太輕於下。而委瑣不足恃。兵財太關於上。而重遲不易舉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。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。不知立國之本末者。真不足以謀國也。元祐紹聖。一反一覆。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。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。南渡以來。大抵遵祖宗之舊。雖微有因革增損。不足爲輕重有無。如趙鼎諸臣。固已不究變通之理。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。忍恥事讎。飾太平於一隅。以爲欺。其罪可勝誅哉。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。勵志復讎。不免籍天下之兵。以爲強。括郡縣之利。以爲富。加惠百姓。而富人無五年之積。不重征稅。而大商無巨萬之藏。國勢日以困竭。臣恐尺籍之兵。府庫之財。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。陛下蚤朝晏罷。冀中興日月之功。而以繩墨取人。以文法蒞事。聖斷裁制中外。而大臣充位。胥吏坐行條令。而百司逃責。人才日以闕茸。臣恐程文之士。資格之官。不足當度外之明也。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。太宗已不能盡用。今其遺意。豈無望於陛下也。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。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。而況於復故物乎。不然。維持之具。旣窮。臣恐祖宗之積累。亦不足恃也。陛下試令臣畢陳于前。則今日大有爲之略。必知所處矣。夫吳蜀天地之偏氣。錢塘又吳之一隅。當唐之衰。錢鏐以閭巷之雄。起王其地。自以不能獨立。常朝事中國。以

爲重。及我宋受命。俶以其家入京師。而自獻其土。故錢塘終始五代。被兵最少。而二百年之間。人物日以繁盛。遂甲於東南。及建炎。紹興之間。爲六飛所駐之地。當時論者。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。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。以講禮樂於其中。其風俗固已華靡。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。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。上下晏安。而錢塘爲樂國矣。一隙之地。本不足以容萬乘。而鎮壓且五十年。山川之氣。蓋亦發泄而無餘矣。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。歲耗於一歲。禽獸魚鼈草木之生。日微於一日。而上下不以爲異也。公卿將相。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。而人才亦日以凡下。場屋之士。以十萬數。而文墨小異。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。陛下據錢塘。已耗之氣。用閩浙日衰之士。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。北向以爭中原。臣是以知其難也。荆襄之地。在春秋時。楚用以虎視齊晉。而齊晉不能屈也。及戰國之際。獨能與秦爭帝。其後三百餘年。而光武起於南陽。同時共事。往往多南陽故人。又二百餘年。遂爲三國交據之地。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。荆楚之士。從之如雲。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。又百餘年。而晉氏南渡。荆雍常雄於東南。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。梁竟以此代齊。及其氣發泄無餘。而隋唐以來。遂爲偏方下州。五代之際。高氏獨常臣事諸國。本朝二百年之間。降爲荒落之邦。北連許汝。民居稀少。土產卑薄。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。如晨星之相望。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。羣盜出沒於其間。而被禍尤極。以迄于今。雖南北分畫交據。往往又置於不足用。民食無所從出。而兵不可繇此而進。議者或以爲憂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。其地雖要爲偏方。然未有偏方之氣。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。況其東通吳會。

西連巴蜀。南極湖湘。北控關洛。左右伸縮。皆足以爲進取之機。今誠能開墾其地。洗濯其人。以發泄其氣。而用之。使足以接關洛之氣。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。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。陛下慨然移都建業。百司庶府。皆從草創。軍國之儀。皆從簡略。又作行宮於武昌。以示不敢寧居之意。常以江淮之師。爲金人侵軼之備。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。開豁無他者。委以荆襄之任。寬其文法。聽其廢置。撫摩振勵。於三數年之間。則國家之勢成矣。石晉失盧龍一道。以成開運之禍。蓋丙午。丁未歲也。明年。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。卒以平定天下。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。而丁未。戊申之間。眞宗皇帝東封西祀。以告太平。蓋本朝極盛之時也。又六十年。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。國家之事。於此一變矣。又六十年。丙午。丁未。遂爲靖康之禍。天獨啓陛下於是年。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。今者去丙午。丁未。近在十年閒矣。天道六十年一變。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。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。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。臣不佞。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。嘗數至行都。人物如林。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。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。辛卯。壬辰之間。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。攷古今沿革之變。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。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。天人之際。昭昭然可攷而知也。始悟今世之儒士。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。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。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。而方低頭拱手。以談性命。不知何者。謂之性命乎。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。臣於是服陛下之仁。又悟今世之才臣。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。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。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。而方揚眉伸氣。以論富彊。不知何者。謂之富彊乎。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。臣於是服陛下之明。陛下厲

志復讎。足以對天命。篤於仁愛。足以結民心。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。一偏之論。此百代之英主也。今乃委任庸人。籠絡小儒。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。臣不勝憤悱。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。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。豈惟臣區區之願。將天地之神。祖宗之靈。實與聞之。書奏。孝宗赫然震動。欲榜朝堂以勵羣臣。用种放故事。召令上殿。將擢用之。左右大臣莫知所爲。惟曾覲知之。將見亮。亮恥之。踰垣而逃。覲以其不詣己。不悅。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。交沮之。乃有都堂審察之命。宰相臨以上旨。問所欲言。皆落落不少貶。又不合。待命十日。再詣闕上書曰。恭惟皇帝陛下。厲志復讎。不肯卽安於一隅。是有大功於社稷也。然坐錢塘浮侈之隅。以圖中原。則非其地。用東南習安之衆。以行進取。則非其人。財止於府庫。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。兵止於尺籍。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。是以遷延之計遂行。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。此臣所以不勝忠憤。齋沐裁書。獻之闕下。願得望見顏色。陳國家立國之本末。而開大有爲之略。論天下形勢之消長。而決大有爲之機。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。然待命八日。未有聞焉。臣恐天下豪傑。有以測陛下之意向。而雲合響應之勢。不得而成矣。又上書曰。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。至今日而窮。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。猶可恃以長久。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。則恢復不足爲矣。然而變通之道有三。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。有可以爲百五六十一年之計。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。事勢昭然。而效見殊絕。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。決不能一二以聽之。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。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。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。其一曰。二聖北狩之痛。蓋國家之大恥。而天下之公憤也。五十年之餘。雖天下之氣。銷鑠頽墮。不復

知讎恥之當念。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。以泄其憤。使人人如報私讎。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。其二曰。國家之規模。使天下奉規矩準繩。以從事。羣臣救過之不給。而何暇展布四體。以求濟度外之功哉。其三曰。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。以易武臣之任事者。故本朝以儒立國。而儒道之振。獨優於前代。今天下之士。熟爛委靡。誠可厭惡。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。反其道以教之。作其氣而養之。使臨事不至乏才。隨才皆足有用。則立國之規模。不至戾藝祖之本旨。而東西馳騁。以定禍亂。不必專在武臣也。臣所以爲大臣論者。其略如此。書旣上。帝欲官之。亮笑曰。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。寧用以博一官乎。亟渡江而歸。日落魄醉酒。與邑之狂士飲。醉中戲爲大言。言涉犯上。一士欲中亮。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。嘗爲考試官。黜亮。亮不平。語數侵澹。澹聞而嫌之。卽繳狀以聞。事下大理。笞掠亮無完膚。誣服爲不軌。事聞。孝宗知爲亮。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。及奏入。取旨。帝曰。秀才醉後妄言。何罪之有。劃其牘于地。亮遂得免。居無何。亮家僮殺人于境。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。其家疑事繇亮。聞于官。笞榜僮死。而復蘇者數。不服。又囚亮父子于獄。而屬臺官論亮情重。下大理。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。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。援之尤力。復得不死。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。歸家益勵志讀書。所學益博。其學自孟子後。惟推王通。嘗曰。研窮義理之精微。辨析古今之同異。原心於秒忽。較理於分寸。以積累爲工。以涵養爲正。晬面盎背。則於諸儒誠有愧焉。至於堂堂之陳。正正之旗。風雨雲雷。交發而並至。龍蛇虎豹。變現而出沒。推倒一世之智勇。開拓萬古之心胸。自謂差有一日之長。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。高宗崩。金遣使來弔。簡慢。而光宗繇潛邸。

判臨安府。亮感孝宗之知。至金陵視形勢。復上疏曰。有非常之人。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。求非常之功。而用常才。出常計。舉常事。以應之者。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。秦檜以和誤國。二十餘年。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。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。又二十餘年。天下之志始知所向。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。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。高宗皇帝春秋既高。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。抑心俯首。以致色養。聖孝之盛。書冊之所未有也。今者高宗既已祔廟。天下之英雄豪傑。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。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。所以作天下之氣者。一旦而復索然乎。天下不可以坐取也。兵不可以常勝也。驅馳運動。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。東宮居曰監國。行曰撫軍。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。歲巡建業。使之兼統諸司。盡護諸將。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。而陛下於宅憂之餘。運用人才。均調天下。以應無窮之變。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。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。生不能以報之。則死必有望於子孫。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。遺囑報謝。三使繼遣。金帛寶貨。千兩連發。而金人僅以一使。如臨小邦。哀祭之辭。寂寥簡慢。義士仁人。痛切心骨。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。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。撫軍之言爲可行。則當先經理建業。而後使臨之。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。而爲經理建康之計。以振動天下。而與金絕。陛下之初志。亦庶幾於少伸矣。陛下試一聽臣。用其喜怒哀樂之權。鼓動天下。大略欲激孝宗恢復。而是時孝宗將內禪。不報。絲是在廷交怒。以爲狂怪。先是鄉人會宴。末胡椒特置亮羹。載中。蓋村俚敬待異禮也。同坐者歸而暴死。疑食異味有毒。已入大理。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。恨曰。陳上舍使殺我。縣令王恬實其